



# 积雪太白山

周炜

季节的脚步刚刚接近六月，天气就开始变得炎热起来，空气中的风也开始夹杂着燥热依稀飘来，于是成片的麦子开始在风的吹拂下绽露出金黄，乡亲们开始搭镰收麦了。田间头，地垄上，三三两两的人们站在黄灿灿的天际之间，像一幅展开的水墨画。日头照得很毒，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停歇下来，不断有大人催促着，稍微地懈怠，可能就会让成熟的麦子泡在雨中。

天蓝的像洗过一样，树叶也绿得发亮。我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喜欢去看近处的树，远处的山。树很寂寞，像个耄耋的老人，叶子在日光照射下显得慵懒而无奈；山很安静，它驻足在远处，注视着脚下的一切。山头的白云像一道道白纱巾，系在山的脖子山。我问父亲，父亲说那是雪，那是太白山的积雪，它们长年不化，永久存在。我好奇如此炎热的夏天，却还有近在咫尺的寒冷和冬景。我更不相信，那一片积雪何以能够在阳光下存在很久。父亲看见我疑惑的表情，说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去看看，只有你看了，什么也就知道了。只有你亲眼看了，你才能知道。我问父亲去过没有，父亲摇摇头，我很纳闷，父亲难道不大吗，为什么没有去走近太白山，走到那个炎热夏季却存有满山积雪的山顶。父亲笑而不语，他用衬衣袖口拭去额头的汗水，把锃亮的木镰放在熟透的麦子根部，使劲儿的拉下去，只听见噻噻响声，割倒的麦子很快被他熟练的打成捆站在了田间，像个充满疑问的我。那个时候我开始渴望逃离乡间，逃离乡村，在我看来，也许只有身体的强壮才能去做自己想干的事情。

后来我离开了乡下，到了离家百里外的省城立足。那个时候城一片萧条，通讯更是难以企及，漫长的岁月里都和家人难以见上一面。有时候想家想的厉害，经常会在城市的角落里，从朋友的嘴里听到一点点远方的消息，有时候完全是靠想象，家乡的那副画面经常在我脑海里闪烁。绵延的秦岭，远远的太白山，白雪皑皑，在阳光下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我多么渴望能够攀登一次太白山，能够亲眼看看六月积

雪的太白是怎样的一副场景，于是多少次梦里也似乎感受到了太白山的诱惑和召唤。可是人在省城，身不由己，多少的繁杂琐事像潮水一般紧紧包围着我，即使一个简单的愿望也比攀登一次太白山还更加艰难。我好想登一次太白山啊，我对于太白山的渴望已经超越了一切。在老家的土炕上我把这个愿望告诉了父亲。父亲不语，他吱吱地抽着陈旧的旱烟，巨大的烟雾包裹着他的脸庞，浓浓的咳嗽声像锥子一样刺到我的心间。他怕怕是鼓励我一句我想我也会做出决定，就是徒步也要走到山脚下。父亲一定也是想去看太白山，看看山中的风景，看看山涧的石头。实际上已经不断有人在村子里描述走过的太白山，太白山像人间仙境，太白山像世外桃源。我无法在心底里抹掉父亲渴望的眼神，他回去过的邻居，太白山的积雪怎么样。邻居的嘴张的很大，他说山路崎岖，脚脖子都快走断了，哪里还有劲儿去看雪。父亲说太白的积雪才好看，去了太白不看雪，和到了长城不攀登一个样。别人问父亲，看没有看过太白山的雪，父亲笑着说，不急不急，太白山的雪永远都存在，越想才越有动力，越想才越想去看。

实际上我也理解了父亲，从我自己的身上，我更体味了父亲的无奈，为了家中的生活，他哪里有时间去看看山啊，尽管太白山近在咫尺，他依然被生活的重担拖累得捉襟见肘，丝毫也不能轻松地去看眼眼皮底下的景观。在回家休假的几天里，我每天在梦中就被他的脚步吵醒，“虽然我知道为了不打搅我的瞌睡，他凡事小心翼翼，“蹑手蹑脚。”我能感觉到，每次不得已“在院子里走动的时候，先是拿着扫帚将一夜的落叶打扫干净，再就是用笨重的木桶为厨房的水缸从井里绞上一桶桶的清水。之后一整天他都忙于他自己的营生，甚至在夜深时刻也见不到他回家的身影。尽管我们都劝他，现在的情况已经远远的摆脱了当初的窘迫，没有一丝必要去两头不见太阳的奔波劳碌。可是谁也劝不下，他说他就要努力，他有了钱就去看的地方去看，他没说想看哪里？我知道他一定和我一样，有着想看太白山的念

头，实际上那种念头在那个枯燥的岁月里，就像蓬勃生长的野草一样。

我能带父亲去进山么？我能带父亲看积雪么？我经常在问自己，可是无数次总因为交通不便的理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直到父亲有一天离开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父亲的愿望永远永远也无法再实现了。我清楚，父亲为了躲避一点债务，远去了千里之外的新疆，那里是哥哥的工作地。可是生活无忧的他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远走却再也没有完整的回归到太白山下。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被焚为骨灰，躺在狭小的盒子里，就是列车在太白山下停歇的时候，也再没有能够看上一眼。满山遍野的麦子黄得一塌糊涂，金色的麦浪翻滚着，太白山的积雪依然是那么耀眼，可是，父亲走了。

我有个警察朋友提议我去转转，他想去看看太白山。我没有思索地答应了。我知道这一天终究要来，只是在我心情极度失落的时候终于来临了，我就当作替父亲完成一个遗憾吧，我甚至带上了厚厚的棉衣，我知道白雪皑皑的山顶，一定会凄冷无比。朋友说不会那么冷吧，大夏天里，哪里还会有那么低的温度。虽然他有将信将疑，但还是多带了一件外套。

出了省城，车子行驶了不到一个小时，太白山呵，我终于来了。

行走在山脚下，我就开始为它延绵起伏的壮阔激动不已。它安安静静横卧在秦岭的怀抱里，扎实、稳健、刚毅。茂密的植被葱葱茏茏的绿了近处，绿了远山，潺潺的流水击打在石头上，像演奏着动听的音乐，飞流而下的瀑布似依山而下的白练，还有那些茂盛的草木和漫山遍野的山花，它们肆意的怒放，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白的似雪，红的似火，山谷里到处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呼吸一口都要醉。山峦间袅袅的炊烟回荡，山脚下游人如织。有人形容黄河是母亲河，秦岭是父亲山，那么太白山呢？我觉得他威严地矗立在渭河河畔，秦岭山麓，何尝不像父亲，他默默地驻守在这里，默默地看着儿女一生一世。

随着进山的人流，我们的心都开始开

朗起来。白云在蓝天上飘荡，山谷间溪水在流淌，我们很遗憾的都走得匆忙没有携带相机，好在手机有照相功能，尽管照片不如意，但是还是留下了很多让我们回味的风景。

原本以为要爬山去看积雪的，听说了缆车已经修到了山顶，这样我们看雪的愿望变得极其短暂了。听有游客说，以前有人为了爬上山顶看积雪，爬几天才能到山顶。有喇嘛在山里迷了路，最后不得不求助救援才出了山。

随着缆车的落地，我们的心也开始变得踏实许多。山上确实很冷，我们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就感觉犹如在穿越寒冬。朋友蜷缩着身子感叹世间的事情如此奇妙，同样是山上山下，却拥有着不同的季节，真的犹如到了世外，不知是何年。

难怪父亲对太白山的积雪充满了好奇，我真的在流火的夏日里看到了雪，看到了太白的积雪，它们在炎热的季节里簇拥在山间的石头上，草丛里。它们晶莹剔透，不沾染一丝尘埃。如果没有冷意袭来，我感觉它们犹如棉絮一样。我站在太白山的山麓，举目四望，远处的村庄都掩映在平整的土地之中。我清楚远远的家乡就在太白山的北边，可是我努力再努力，却看不到一点家乡的影子，哪怕是一缕缕炊烟。我更希望，长眠在土地里的父亲能否穿越天国的遮掩看到我，看到我在太白山的雪山上，他们是山死一般的寂寥，夹杂着寒冷，空气似乎凝固了。我使劲儿搓搓冰凉的手，放在嘴边，突然就有了想喊的冲动，环顾四周，别人都沉浸在山麓的快乐里，他们从地上抓起一团团的雪，仍向远处，雪花很快被树枝拦的粉碎，飘飘洒洒的跌落而下。我憋足了力气，两只手扩成喇叭状，深深地喊了一声，这一声悠远而长久，在山头间回荡，我希望我的喊声能冲破群山，能够冲破五彩峻岭，能够冲破云层，让远在乡家的父亲听到。

这一声，但愿能让父亲听到，让他同我一样深刻地感受到积雪的太白山是多么的美丽和神奇啊。

# 蓼子花开酒曲香

陈旬利

每年五月，巴山的蓼子花总是不经意的开了。这蓼子花，在陕南山山山区，极其普通，其茎不高，其叶不大，其花不艳。在山坡、在河滩、在村头、在田园，你总能看到蓼子花的身影。

乍一看，蓼子花有些狗尾巴草的身形。细细看去，却是完全不一样的。青柔的枝叶间，伸出一枝枝醒目的紫红色的颗粒聚集成麦穗状的花穗。每每见时，你总会感到世间平添出了许多亲切和美好。

每到蓼子花开的时候，母亲总会对我和大哥说：“平娃子，利娃子。明天起早点，去采蓼子花，割茅草去。”我们知道，母亲要做酒曲子啦。很快，就要喝上甜米酒啦！

不过，一上山，我和大哥便为采蓼子花和割茅草闹开啦。我们都抢着去摘蓼子花，不愿意割那让身上湿透，叶缘有锯齿又割手，弄得身上毛焦火辣痛的茅草。于是，每每争得互不理睬。到最后，只有用最平均的办法：每人采一挂篮蓼子花，割一捆茅草。我们把蓼子花一背回家。母亲总是微笑着，夸着我们兄弟俩。然后便迅速地让我们一块儿把蓼子花洗干净，装在竹筐子里摊开，放在干燥通风处晾干，再抽去蓼子花茎或梗。这之后，才把提前准备好的酒米（糯米），放在木头春子里和蓼子花一起臼碎，然后下面铺上白布，仍然摊在竹筐子上。再放上一年前的酵母酒曲子捏碎，均匀撒在蓼子花糯米粉末中，再拌匀。然后捏成核桃大小的小圆球，放在洗净晾干的，鲜嫩的茅草上，一圈圈的摆上去。记得母亲做酒曲子时，总是做的很多。用一个大扁木桶，铺一层茅草，摆一层酒曲子。最上面，盖上一个被单，用方块木头压上。待发酵一个对时（24小时），揭开茅草，那些球状酒曲上面，会长出一层细细绒绒的白毛，酒曲子便成啦。那酒曲子，融合着浓浓的茅草的清香和淡淡的蓼子花的芳香，还有诱人的米香。每次酒曲出炉时，我们都感到这是人间最别致的曲子香了。

酒曲子做好后，又散放在竹筐子里，晾干。待干过了心，用细麻绳穿起来，像佛珠一般，挂在水梁柱上。往往都是好多串，用时撸下一两个，甚是好看。逢年过节时，用得最多。不过，无论如何，母亲都会留下几个酒曲子，来年又做酒曲子的曲母子。一年四季，随着酒曲子串子上酒曲子多少，我们基本上能判断出一年的节令。

有了酒曲子，就会在该需要的时候酿米酒啦。这米酒，是很不好把握的。先是米就很讲究。最好是酒米（糯米），母亲不知哪来的能量，每逢过年或端午，总是用其他的东西，换来几斤酒米（糯米）。到时候，选上一个好的天气，把米淘净泡上三四个小时，然后煮出来沥干，放在灶上蒸笼里用明火蒸。蒸的时候，把蒸笼周沿用毛巾或者白布围好，不让漏气。等热气上顶时，再估摸着几分钟。待糯米软、散、粘、呈柔透明的亮色，就可出笼啦。然后把糯米摊开，晾到温热。把碾碎的酒曲子一起拌匀，最后装在坛子里，或者洋瓷盆子里，再倒进适当的温度的水，置放在案头上。如果是夏天，一夜间米酒就酿成了。如果是冬天，则要围上毛巾，衣服，或者棉被。最好放在地炉子的出炭池子里。酿米酒，温度不够，时间过长，酒米甚至会发霉；太高了，米酒会变酸。记忆中，母亲总是把温度把握得很好，酿出来的米酒，每每甜味都是恰到好处。每逢端午，春节，母亲是必做米酒的。记得元宵节，母亲还会用平时细心留下的芝麻、橘子皮、白糖包汤圆。而每次煮汤圆，都放上米酒，米酒煮汤圆，成为我们最佳的期盼和最美好的记忆。母亲好客，在传统的节日里，有客人来，母亲总是煮上一碗甜酒，端给客人，让客人感受到我家节日的喜庆和亲密无间的神情。

小时候住在乡下，我母亲教书所在的学校周围，大体都是庄户人家，又处在贫穷年代。若干串挂着的酒曲，每逢传统节日的米酒，已是让母亲远近的闻名。许多农户人家，也想学做酒曲子，母亲总不厌其烦地介绍的方法，可没有几个人真学做的。其实我们知道：他们哪里有多多的粮食，来做酒曲子，做甜米酒呢，倒是过年时还是有些人家做米酒，多半是因母亲来要酒曲子，母亲也是有求必应。只是来年做酒曲子时，一年年地增多。这样，我和大哥割茅草和采蓼子花，也是逐年地加倍了。

记忆中，总是是缺衣少食，用大米、用酒米（糯米），来做甜米酒，几乎就是最大的奢侈了。许多时候，母亲尝试着用豆渣、用苞谷米，还有麦子做甜米酒。几乎把能尝试过的粮食，都试着做过甜米酒。那真是一种奇迹，而每一种不同粮食尝试过的甜米酒，都自有一种独特的甜酒味道。不过，而做米酒的最多的，还是豆渣。因为逢年过节，本地也产黄豆，豆腐就是最重要必不可少的菜肴，而做过豆腐后，豆渣不能浪费，这豆渣常常也成了一道菜，母亲便用豆渣做甜酒，没承想味道也很不错，一点都没浪费，把粮食最大程度地美食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随父母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县城。开始，母亲还做酒曲。后来街上开始卖的有了甜酒曲，就做的少了。但是母亲忘不了乡下那些邻里好友，逢年过节，无论经济多么紧张，或者是周末，便把乡下那些亲朋好友在城里头来上高中初中的孩子，喊到一块儿，吃上一顿饭，喝上一碗甜米酒，让孩子们改善一下生活。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孩子，大多成为平利的栋梁之材，但每每见到我们，都会提到母亲请他们吃饭喝甜米酒的过去，说起来总是充满着对母亲的感激和敬仰。

母亲是一位教师。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县城。她都爱岗敬业。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按当时的规定，她始终没有待在父亲负责的区公所中心学校，而是带着我们在不同公社的学校甚至是村小教书，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弟四人养育成人。而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教书育人。曾记得在城关小学教书时，她经常把那些学习差的，学不进的后进的孩子放学后留着。一遍又一遍的辅导。我们有时很理解，每次回家吃饭。看着这些不争气孩子，就有些生气。可她从无怨言，心甘情愿，硬是把很多孩子拉到了班上平均水平。年年岁岁，岁岁年年，都是如此。

记得母亲去世的那一年，头年的腊月。母亲又准备做过年的米酒了。上天或许真是有什么预兆？母亲连做了三次米酒，三次都没有做好。我们万万没想到，母亲因为年年在讲台，几十年在乡下的艰苦生活，工作又和粉笔灰打交道，患上了不治之症。从那年的正月发现，母亲熬过了端午，熬过了中秋，却终于没有熬过冬月。

整整二十六年过去了，但每每见到蓼子花时，就会抑制不住对母亲的思念。母亲的笑容似乎就掩映在漫山遍野的蓼子花里。我知道，母亲就像是蓼子花一样，把真善美揉进的酒曲子里，如同酵母，所有经过她的手教育和培养和教导的子女或孩子，都像那些被酿造的米酒一样，有着这世界上最本真，最纯正直，最善良的美好，散发着无比纯美、阳光、天地自然的清香。



# 立秋

陈绪伟

周六，出去晨练，一阵风从河道吹来，吹动岸边垂柳，吹落几片黄叶，拂过我们身上。“今天这风，股股凉意，没有闷热，感觉真好！”同伴随步而言。

接一片落叶，思一席伴语，方知7月夏去，8月秋来。我国立秋节气，古代早有“立秋三候”之说：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古人知气象，言一候凉风至，是说立秋后偏北风开始强势，偏南风逐渐减弱，偏北风胜过后偏南风，就带给人们一丝凉意。二候之时，因三伏日照仍旧炽热，但夜刮凉风形成昼夜温差，故有清晨气生白雾，大地草木逐生露水。三候时到，这时的蝉虫，晓知昼热夜冷，便在白天争相嘶鸣，似在告诉人们，炎夏已去，凉秋来临。

季节更迭，日月轮回，总让人感叹时光飞逝。夏秋之交，滨河路的花坛，那紫荆原是串串含苞欲放，节气到此，已开满粉红花头，引来路人留意。公园绿树浓荫中，原来那篷架的蔷薇花，顺枝依次开放，如今时节，已是嫣红满园，艳丽溢香。暑夏高歌的知了，是那样早起晚息，乐与烈日拼鸣；现在时节，它那高旋的声律，虽仍旧嗓音洪亮，但已是晚起早歇了。城郊那一片向日葵，原张开翠手捧着的头，追着太阳自东向西轮回；时至今日，已乖巧地绽开金色花盘，日夜鞠躬东方。川道一坝荷塘，原来那清澈纯真、美艳如雪的荷花，在此时节，已是淡妆素裹，开始谢容结莲成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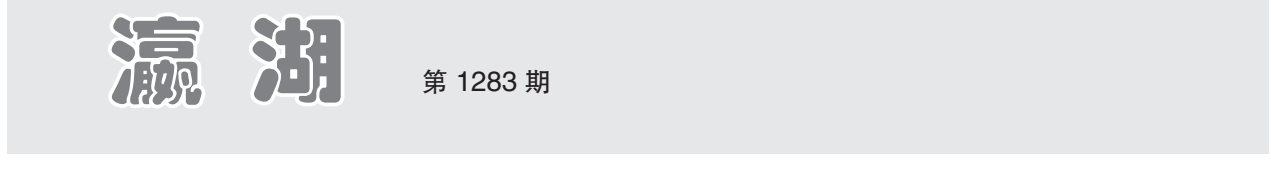
走在乡间公路上，左边坡地的玉米，森林般密植长势，一杆双坨爆出亮珠苞尖。右边梯田的水稻，密不见水的茂盛，禾穗才露半身头，花粉已随风抖香。我站立路边树荫下，瞅见几只青蛙，蹲在田坎上，眼球鼓得很圆，一有虫子飞来，它们用力蹬跳后脚，只听得“扑通、扑通”水响。我在山村的家乡，吃过时节的黄瓜、番茄、西瓜、葡萄，那真叫香甜鲜嫩；这时到立秋，恐怕已是藤黄、叶黄、罢园了。记忆之现实，秋在心里，就成这个样子。

立秋是一年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然而下雨不下雨，民间却有说法。古今常言：“立秋不下雨，暴晒24个秋老虎”，俗话还说：“夏暑不算暑，秋虎胜过暑”。言说立秋不下雨，会有持久的酷旱和闷热，不仅会让人心烦气躁，还会影响秋季收成。因而民谣曰：“立秋有雨样样收，立秋无雨收半秋”；所以老辈人讲：“立秋一场雨，遍地黄金出”。意指立秋下了雨，预示有一个金色的秋天到来，会是一个丰收年。由此我想，“一场秋雨一场凉”，立秋的标志，应该是“立秋要雨洗，才算到秋季”；应该是“秋风凉，籽金黄”；应该是“立了秋，把扇丢”。只有人们感觉凉爽，农作物大丰收，才算秋立起来了。

立秋节气后，每天晨起，窗上就会有雾气，地上花草就会有水珠，世间一切都圆润起来。立秋的天空，飘来一片树叶，缓缓落在脚边，我慢慢蹲下去，又轻轻拾起来，真实地触摸到秋立的启示。此时的我，仿佛也是人生之秋。走过了意气风发的少年，风行了奋斗拼搏的青年，迈入了成熟与收获的壮年，现已进入享天伦之乐、颐性情之养的萧秋之年。时光瞬息，值得珍惜，所以我从心底，爱上这个崭新的季节。



雪的记忆 李小洛 作



瀛湖 第1283期

# 化龙山美再创辉煌

程安林

“小神农架”我纵情歌唱  
高耸的主峰山花飘香。  
森林绿野天然氧吧，  
生态特区大美天堂。  
生物物种基因总库  
科学研究不凡凡响  
山水旖旎沃野千顷  
丹青写就四季画廊。  
青峰绿波风水之地  
资源珍贵遍地宝藏  
烟霞起处峡谷深布  
白云绕山禽鸟飞翔。

啊！巍峨的化龙山，  
美丽的家乡。

啊！旖旎的山林，  
可爱的天堂。  
我爱这天造的瑰玉，  
我爱这地设的宝藏。  
我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呵护你，  
让你千秋万代永葆荣光。

化龙山上我恣意徜徉  
原始林海云雾茫茫。  
高山湿地碧草连天，  
景观奇特万气象。  
“金狮照宝”惟妙惟肖，  
民间传说优美绽放。  
春夏秋冬四季如画，  
时空转换富丽堂皇。

步移景易璀璨夺目，  
瀑潭重叠叠声回荡。  
云天林海蔚为壮观，  
绿野山珍自创辉煌。

啊！巍峨的化龙山，  
美丽的家乡。  
啊！旖旎的山林，  
可爱的天堂。  
我爱这天造的瑰玉，  
我爱这地设的宝藏。  
我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呵护你，  
让你千秋万代永葆荣光。

巍巍化龙山  
连绵接天起  
药材宝库世间稀  
山川多壮丽

峰峦叠翠屏  
溪流奏瑶琴  
巴山秦岭添秀色  
处处都迷人

巨龙蜿蜒向天际  
锦绣河山任东西  
看不尽四季美景来天地  
化龙山啊你是神州的奇迹

# 化龙山之歌

朱禮



化龙山之歌 原创歌词大赛